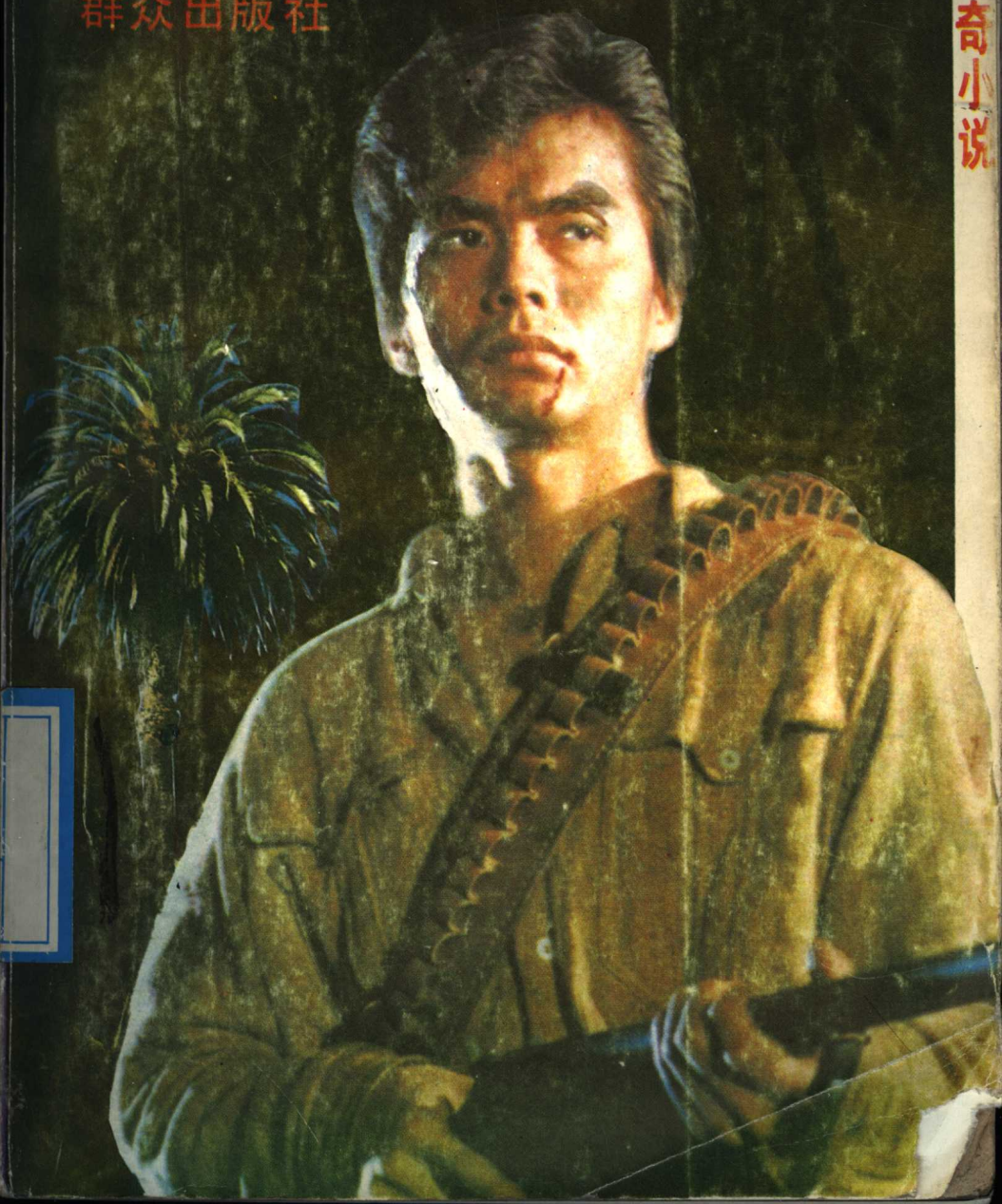


恐怖死角

农 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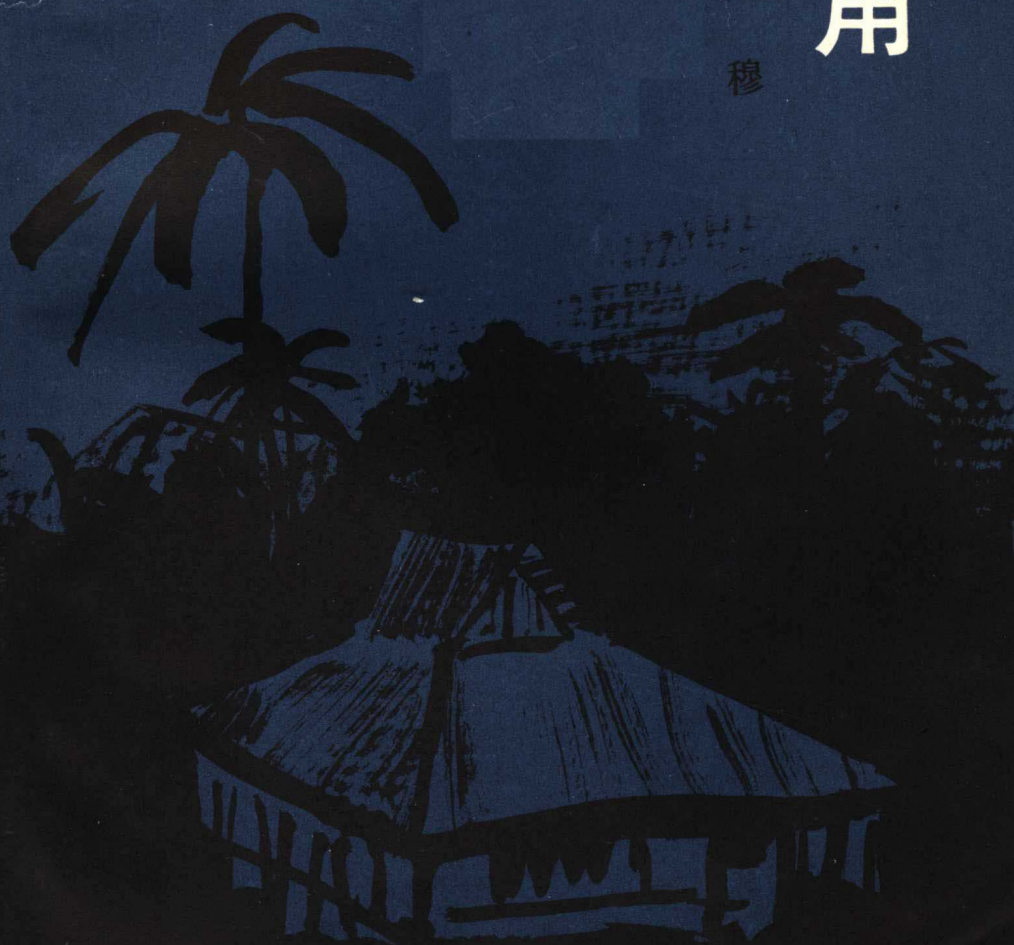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长篇传奇小说



恐怖死角

衣
穆



(京)新登字093号

恐怖死角

农穆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94千字 插页2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836-X/I·267 定价：5.00元

印数：0001——8000册

内 容 提 要

大别山刘邓大军的营帐中，走出一位年轻侦察员肖健，他肩负粉碎“卡瓦共和国”的重任，独身孤胆闯进“恐怖死角”。他在崇山峻岭的原始密林中，避过暗箭，杀散土匪，躲过黑枪，降伏烟帮，征服了美丽多情的敌军长太太，旋即又在壮族王女儿蝶丽小姐的择偶竞赛中夺魁，从而打入敌营垒，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挫败了敌人企图分裂民族的阴谋。

作品题材独特，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惊险曲折，是一部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新式传奇长篇小说，值得一读。

目 录

第一章	面授机宜.....	(1)
第二章	恐怖之路.....	(6)
第三章	即将凋零的罂粟花.....	(46)
第四章	不是恋人留下的足迹.....	(70)
第五章	“神枪”与“枪神”	(87)
第六章	玉女遇金童.....	(112)
第七章	神秘的部队.....	(138)
第八章	转危为安.....	(165)
第九章	紧急行动.....	(186)
第十章	历史的抉择.....	(217)
尾 声		(248)

第一章 面授机宜

干旱。三十年来没有过的干旱！南京城被烈日晒得直冒背烟，长江的一些支流也断流了。

可是，南京总统府大院中一幢高雅别墅里的蒋介石，却毫无“旱象”，他光光亮亮的脑门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豆粒大的水珠，不断地滴滴嗒嗒地向下滚落，洒桌案上那横搁竖摆的一张张电文纸上。

“襄阳失守……”

“康泽被俘……”

“汉口告急……”

“……”

一行行电文淹没在汗水中。

砰！蒋介石那干瘦的却又汗漉漉的巴掌猛拍在电文上。“娘希匹！饭桶！都是饭桶！”紧接着，他两手往后一抄，离开桌案，在室内踢托踢托地来回走着，嘴里不断地喃喃道：“娘希匹！怎么还不来？贻误军机，砍头示众……”

“报告！”

正当蒋介石热锅上的蚂蚁似地在室内乱蹿时，门外传来侍卫官的声音。

蒋介石一怔，急忙奔到桌案边坐下，昂头叫道：“快叫他进来！”

门开了。

咯，咯，咯……一个佩戴少将军衔的壮年大汉昂头挺胸大步走了进来，炯炯有神的双眼恭敬地平视蒋介石，右掌刷地举到大

盖帽檐上：“报告！华中剿共预备师少将师长沈日山奉命来到。”

“哎呀呀，我的神枪壮，等你等得好苦呀！”蒋介石眉开眼笑，立起身来精神抖擞地奔到沈日山跟前，又是拉手又是拍肩膀：“快请坐，快请坐。侍卫官，上茶！”

沈日山双手搭膝笔直坐在蒋介石对面的软垫沙发上，对侍卫官捧来的热腾腾香喷喷的茶看也不看，朗声问：“目前战事吃紧，不知委座急电召日山来，有何训示？”

“喝茶，喝茶。”蒋介石笑嘻嘻地捧起茶杯，跷起了二郎腿。

“喝了茶再谈。”

沈日山捧起茶杯抿了一口，又说：“委座，有事请明示，日山心焦呀！”

“哈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焦急什么呀！”蒋介石放下茶杯，起身走到沈日山身边，手搭着沈日山肩头坐下。“就算共军要了汉口，凭着长江天险，我们也还有半壁江山嘛！”

沈日山双眉紧皱，有些气急地说：“委座，邓小平和刘伯承夺了襄阳，现已进攻汉口，他们有南渡长江西进四川之势呀！万一他们阴谋得逞，我们党国就……”

“我知道，知道。”蒋介石又跷起二郎腿，右手拍打着沈日山肩头，左手拍打一下膝盖。“别的事你不要管。放心地去做总统！”

“做总统？”沈日山惊疑地瞪着蒋介石。

“哈哈！看你急的。”蒋介石仍然笑容满面，“你老家不是‘金三角’吗？现在，我给你三个精锐师带回‘金三角’去，建立西南反共复国总司令部，你嘛，就是中将总司令。你回去后，在你们壮族人中招兵买马，再建一个壮族师。然后嘛，要是共军真的能突破长江天险，你就向世界宣布壮族独立，成立‘壮族卡瓦共和国’，‘共和国’的总统嘛，当然是非你莫属罗。当今世界上，

我们的盟友美国最强大，美国当然肯定承认‘壮族卡瓦共和国’，其他盟友国家也就跟着美国承认你。到那时，莫说邓小平、刘伯承，就是毛泽东、朱德也奈何不得你。以后呢，我从东南，你从西南，向共军，嗯，这样——”老蒋双手一扬，做了个狠狠卡人脖子的手势，又大笑起来：“哈哈！我们大业一成，中华民国的总统，我正你副！”

沈日山皱眉沉思好一阵，忧心忡忡地说：“日山才疏学浅，恐难担此重任，辜负委座的希望。”

“哈哈！党国将士，共军官兵，谁不知道你神枪壮？！难道我召你来是做儿戏么？”蒋介石脸上笑，眼睛里却射出阴森森的光。

沈日山猛挺起身，啪地一个标准军人立正：“沈日山坚决服从委座命令！”

“好，好，好。”蒋介石也立起身来，拍着沈日山的肩膀。

“回去准备一下，什么时候动身，要告诉我，我给你送行。放心，我随时都会关照你。”

沈日山离开蒋介石的别墅，驱车回官邸的路上，仍是忧心忡忡。“壮族卡瓦共和国”总统，中华民国副总统，对这辉煌灿烂的前景，他心里实在也觉渺茫。他在白崇禧手下，跟老蒋和共产党打了二十几年交道，既深知老蒋的为人也深知共产党的厉害。眼下，老蒋如果不是在共产党面前已定败局，他才不会想到我沈日山呢。不过，面对蒋家王朝全面崩溃的局面，他沈日山能回家乡“金三角”立基创业，倒还是可喜的事情。“金三角”有他的根基呢……

公元一九二〇年前，我国西南地区出现了一个闻名中外的专种罂粟、产制烟土的“金三角”。“金三角”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的偏僻三角地带，是一片高山深谷，峰峦叠连，地表崎岖，风光壮丽的土地。这里主要居住着壮族人，他们过着刀耕火

种、结绳记事、茹毛饮血的半原始生活。他们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接壤的原始森林中，大量种植罂粟，熬制大烟，赚取金银财宝及外币。这块神秘的土地，南面与越南、老挝接壤，西面同缅甸、西藏相连，东面经右江、西江和珠江到达香港、澳门至南洋各国，北面经长江流域通往各省。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各级政府对“金三角”这块土地鞭长莫及，成了“三不管”的地方。

沈日山就是这“三不管”地方的人，因他枪法神速百发百中，故得神枪壮此名。神枪壮就靠“金三角”这块盛产鸦片的土地，经济上大发横财，政治上自称壮族北王，军事上爬上少将师长，成了白崇禧的得力干将。

原先，蒋介石对神枪壮了解并不多，只听人说白崇禧手下有个作战处长是广西的壮佬，不仅枪法厉害，而且武功十分了得。最近白崇禧极力推荐，提升这位壮佬为国民党华中剿共后备师少将师长时，他才了解到神枪壮的全部情况。神枪壮是广西壮族中的一个土皇帝，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在中国西南边疆金三角承袭父业——产制鸦片销往国内外。因为白崇禧死盯住金三角这块肥肉不放，一面派人收取金三角的鸦片生产税金；另一方面紧紧拉住金三角的土皇帝——神枪壮。白崇禧把神枪壮拉在他的门下，军事上给他一个少将师长，实际上是要通过神枪壮牢牢控制住金三角。蒋介石了解了这些，才硬从白崇禧手下把神枪壮要来，“委以重任”。

“妈的，想找死呀！”

沈日山正想着心事，车突然停了，司机的喝骂声将他惊醒，他急问：“怎么回事？”司机告诉他，几个叫化子挡道。他掀开车窗帘向外看了看，街上蓬头垢面的叫化子来来往往，有的踉踉跄跄，有碍于车子行驶。他叹了口气，放下窗帘，说：“算了，我们走吧。”心里却连声叹息。上司总是说要国强民富，可是打

了几十年仗却国弱民穷……唉！算了。回家乡去吧！家乡父老对我沈日山还是拥戴的。我不像那些对家乡父老也敲骨吸髓的恶棍……可惜妻子早丧，不然这次可以团聚了。女儿在广州读书，这次也将她带回家乡算了，国无宁日，读什么书呢？

第二章 恐怖之路

呜——

一声汽笛长鸣，破破烂烂的火车徐徐开动了。可是，月台上还挤满了提箱笼挎包袱的呼儿叫女哭爹唤娘的人群，人群向着火车挤去，身穿黑制服的警察们横枪拼命拦挡，拼命咒骂。一个大高个警察还用脚踢跟前拥挤的人群。突然，跟前的人群像是冲进了一头猛狮，人们纷纷挤向两边。大高个警察正惊疑间，一位戴着灰色礼帽、茶色眼镜、着灰色长衫的英俊的年轻人已拨开人群，站到他面前。英俊的年轻人不等他开口，左手晃晃拎着的黄皮箱，右手晃晃车票，客气地说：“老总，关照关照，我有事，来迟了。”

大高个警察把枪往年轻人胸上一横，骂道：“埋你爹还是葬你娘？要坐车为什么不早来！不行，回去，车满员了。”年轻人怪异地笑了一下，右手在大高个警察的肩头一按，呼地一下，连皮箱带人竟飞过大高个警察头顶，稳稳落脚在月台边沿。这时，最后一节车厢正欲从他跟前掠过，只见他腰一弓，刷——正巧落脚在最后一节车厢的门口。大高个警察惊呆了，人群也刹时静了下来。

跳上车的英俊的年轻人刚要进车厢，一个乘警冲出门来，横眉竖目地拦住了他。他赶忙将车票递给乘警，又掏出几块大洋递过去，笑着说：“为谈一笔生意，我来迟了，请老总多关照。”乘警将大洋塞进袋里，把车票交还年轻人，拍拍他的肩膀，笑着

说：“老弟，好身手呀！”年轻人笑着说：“过奖，过奖。生意人，走南闯北，练过一些把式，好防身。”乘警扫了一眼年轻人手中的皮箱，笑嘻嘻地说：“这年月，还是会做生意的人强呀！动动嘴皮跑跑腿，就是哗啦啦响的……呵！老弟贵姓？我们交个朋友吧！”

年轻人笑着扒下手上一只金戒指递给乘警，说：“好，好。兄弟免贵姓肖，单名健，健康的健。不成敬意，望老哥笑纳。一路上还望老哥多关照。”乘警接过金戒指，立即套在左手无名指上。笑眯了眼，朗声说：“好说，好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有老哥在，包你一路顺风。”

肖健脸上笑，嘴上感谢乘警的祝福，心里却说：“不用你老鸦叫，姓肖的自己知道，此行不会一路顺风。”

二

肖健原是第二野战军中的一个团长。

一九四八年十月中旬，肖健带领一个尖刀连，在老、谷、襄战斗中，他以惊人的机智和大无畏的精神，活捉了敌司令官康泽后，神速地撤出战场，挥师北上。为了掩护解放军主力部队向大别山地区转移，他又率领尖刀连在桐柏山以化整为零战术，把大批敌人牵制在桐柏山一带，并消灭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大部队进入桐柏山地区后，他坚决执行刘、邓首长的命令，带领尖刀连以闪电式的运动战，将国民党军队打得昏头转向。他就是蒋介石下令叫郑阶民活捉的解放军英雄。

前几天，肖健正带领尖刀连在汉口以西山地和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一个师开展激战，突然接到刘伯承司令员发来的急电，要他火速来野战军总部报到。

肖健到了野战军总司令部，才知道，南京地下党查获，蒋介石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秘密派遣神枪壮回“金三角”筹建“壮族卡瓦共和国”，妄图分裂祖国，分裂中华民族。野战军首长接到中央急电，要选派一名机智勇敢而又熟悉“金三角”的共产党员，潜入那里，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阴谋。首长们经过一番筛选，选中了肖健。

第二天一早，肖健肩负重任，单枪匹马离开大别山，进汉口，南下直奔广西家乡。

江水滔滔，群山重重。此次潜入“金三角”是否能完成任务？怎么完成任务？首长一再强调，此次是要肖健“单刀赴会”，没有助手。肖健坐在乘警给他找的座位上，静静的思索着。要在“金三角”站稳脚跟，必须先取得神枪壮的信任。然而，怎样才能取得神枪壮的信任呢？

富有谋略，刚强正直，英勇善战，人称第一流军事家的太平天国开国元勋之一的肖朝贵，是肖健的老祖宗。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时，肖健的父亲肖有和那时候只有六、七岁，为了躲避清兵的追杀，他在肖朝贵的一位忠实护兵的护送下，连夜逃离天京，直奔广西桂西山区改名换姓隐居起来。后来在那位护兵的教导下，肖有和长大成人，并学会一身好武艺，成为壮族的一位土司。当肖健降生人世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成为壮族中的“南王”。当时壮族的土官中有“北王”和“南王”两个自封的土王。北王名叫沈日山，就是蒋介石在南京单独接见的的神枪壮。南王就是肖健的父亲，因为也是一位武艺高强、枪法极准的神枪手，所以人称镇南枪。一九三四年，年仅五岁的肖健便成了壮族南路有名的土王子。一九三九年，十岁的肖健就练出了一身武功，枪法比他父亲还要神奇。肖健十五岁时南王病逝，肖健不但没有继承王位，反而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把土地、山林和耕牛全都分给贫穷的壮民；又卖了十几幢房产，买了两百多条快枪加入了红军。以后这

五年肖健一直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累建战功，成了解放军的英雄和年轻的指挥员。……望着窗外的青山绿水，肖健又思谋起此番杀回老家将以何谋略为好，他想，是否以落魄王子的身份去求见当年的北王神枪壮？他马上否定了，不行！因为即使他碍于家父生前的面子，肯收留自己，可他也不会重用我呀！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计谁也不依靠，就靠自己的武功、枪法、才华等真本事去投奔神枪壮。神枪壮是最看得起武功高强、枪法神速和才华出众的人。总之，想方设法在神枪壮的军队中谋一军职，站稳脚跟，这样才能进行工作。

兵荒马乱的年月，南下的铁路经常受阻，从武汉开来的火车只到长沙就停开了。没办法，只能从长沙换乘商车，从湖南进入广西。

肖健好不容易坐上一辆破烂不堪的木炭商车，从长沙来到桂林。已是暮冬时节，寒冷降临南方大地，木炭车的行驶速度由每天的一百公里，减到每天只走四、五十公里了。尽管如此，木炭车却算得上是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了，晃晃悠悠，数日下来，车子竟然到了桂林。

这天早上，旧木炭车离开战乱的桂林，向下一站——南宁进发。当汽车开离桂林三十多公里时，前面一辆国民党军车挡住了路。军车上一个女声在叫嚷：

“小张呀！汽车到底哪里出了毛病？还不叫司机修快点！象这样，哪年哪月才能到达南宁啊！”

随着女人的叫声，军车上跳下两个持枪的国民党兵。拦住肖健乘坐的商车。

肖健跳下车，客气地问两个国民党兵，

“出什么事了？”

“汽车坏了。先生，你的车不能通过！”国民党兵不让肖健走近军车。

年轻漂亮、一身商人打扮的肖健微微一笑，问道：

“汽车哪里出了毛病？能让我看看吗？”

两个国民党兵寸步不让，把枪一横说：

“不行！太太有话，路上碰上生人不准靠近汽车。”

肖健忙小声问站在跟前的国民党兵：

“那个女人是哪一家的太太？”

那国民党兵看了看肖健，见他是个年轻的阔老板，便小声告诉他说：

“她是我们肖军长的太太，叫唐慰芳。”

“哪一位肖军长？”

“就是肖可夫军长。”

“啊！原来是肖可夫，他不是张淦兵团当师长吗？”

那国民党兵又悄悄告诉肖健说：

“是罗。刚从前线调去金三角，蒋委员长委任他为军长。他太太原来是汉口女中的校花哩！”

肖健听后沉思一会儿，伸手从衣袋里摸出十块大洋，递给两个国民党兵每人五块，说：

“既然是你们军长太太的坐车出了毛病，那就让我来帮助修修吧！”

一直坐在驾驶室里的军长太太，早就担心在这样荒僻的公路上呆的时间长了，会出事，此刻忽听有人主动上来帮修车，便喜出望外，赶忙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走到肖健前面问道：

“喂，你是干什么的？你会修车？”

肖健望着这位年轻漂亮的太太，微微一笑，回答说：

“肖太太，我也姓肖，叫肖健，原来在第十二兵团汽车团任副团长。后来承蒙黄维司令长官的提拔，从汽车团把小弟调到装甲师任副师长。但还来不及去上任，小弟就得了一场病，便弃军从商了。”

“那你和我们老肖是老相识了？”

“谈不上老相识。肖军长原来在张淦司令长官兵团任师长的时候，我见过他，但他不认识我。我这次回广西，是想到云、贵边界去了解了解‘黑货’的行情。”

一提起“黑货”，唐慰芳立即想到“金三角”地区的鸦片烟了。她高兴得叫起来说：

“真太巧了！我原来想到金三角去的路途上只有土匪强盗，没有想到遇上了个好人。”

原来肖健在部队里开车、修车都学过，所以很快就把唐慰芳的车修好了。

车子修好，唐慰芳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她硬是叫勤务兵把肖健的箱子从商车上搬到军车上来，并死死缠住肖健，要他同自己一起坐到驾驶室里，一路同行。这是肖健求之不得的事，心想：和这位军长太太同行，一路多加照顾，太太必定感激不尽，到达目的地后，也许能靠着军长太太这颗“大树”，对将来开展工作有利。

山高山大，挤压得大地变的腰弯背驼。群山莽莽苍苍，一座比一座显得险恶狰狞，象是无数嗜血成性的巨蟒和猛兽在厮杀，扭打成一团团。那群山郁郁葱葱，阴森森。山尖凝滞的白雾下，隐藏着永恒生命的奥秘与神奇，变幻着天地造化的无常与魔力，公路就象一根老野藤交错在群山之间。

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奔驰了两天，肖健一路谈笑风生，对唐慰芳是无微不至的照料，喜得这位军长太太眉开眼笑，把他当成最能靠得住的人。

第三天，汽车刚开出浓雾笼罩的柳州城外，就被一长串大大小小的汽车、牛马车和人力车堵住了。听说是由于下雨前面有一段公路塌方，公路部门正在派人抢修。军长太太看着公路上混乱不堪的各种车辆，焦急万分地发起了牢骚：

“你看这个鬼地方，我劝老肖就是解甲归田，也不要到这鬼地方来。可这个老鬼却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委员长指向哪里就得到哪里。哼！早知今日，用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会来。”

肖健见她急成这个样子，忙安慰说：

“肖太太，别急。你坐着等一会儿，我到前面看看就回来。”

没等肖健下车，唐慰芳就先打开车门跳下来，高声对勤务兵说：

“小李、老冯，你们好好看着车上的东西，我和肖先生到前面去看看。”

肖健本来想劝她不要离开汽车，但见她已经跳到公路上，并做出非要跟着自己走的样子，只好不吭声了。

肖健和唐慰芳挤过大小车辆，大约走了半公里的路程，来到六、七辆军车挤在一起的路段一看，原来是山上滚下来的几块磨盘大的石头把路堵塞了。几个五大三粗的驾驶兵围站在被堵的公路上，他们要等待公路部门派人来把石头搬开，才能把汽车开过去。各种车辆被堵住都排有半公里长了，公路部门的人连影都不见。这样等要等到何时？于是，肖健边跑上去动手搬石头，边大声叫喊：

“弟兄们，别等了，快来把石头搬开。”

那些站着的驾驶兵看见一个斯斯文文的阔老板竟然带头搬石头，也一个个地上去帮手把石头搬到路边。没有多久，堆在路上的石头就被搬光了，被堵的汽车也一辆接一辆地吼着跑了。

看着身边英俊潇洒豪爽的年轻阔老板，唐慰芳不知不觉地萌动了好感以外的另一种不能张口告人的感情。从他坐到她身旁那个时候起，她就一直沉醉在他那英武的仪表上和学识渊博的谈吐里，他不但知道中外文学名著，以及倒背唐诗，对于《孙子兵法》，他更是滚瓜烂熟。她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实际年龄只有二十岁，看上去还像个孩子的斯文人，在军队里竟是团长、师长。